宋史

百二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宋史三百五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劉拯字彥脩宣州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縣人稱之元豐中為監察御史歷江東淮西轉運

李祐寫

判官提點廣西刑獄紹聖初復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録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黄庭堅秦觀爲之竄亂易增減誣毀先烈顛明正國典又言蘇軾貪鄙狂悖無事君之義嘗議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於詔誥醜詆厚誣策試館職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異意之臣分據要路而軾問及此傳之四方忠義之士爲之寒心扼腕願正其罪以示天下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鷙視不慊也進右正言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欽聖后臨朝而欽慈后葬大臣欲用妃禮拯曰母以子貴子爲天子則母乃后也當改

園陵為山陵又言門下侍郎韓忠彥雖以德選然不
可啟貴戚預政之漸帝疑其阿私觀望黜知濠州改
廣州加寶文閣待制以吏部侍郎召還帝稱其議欽
慈事褒進兩秩遷戶部尚書蔡京編次元祐姦黨擬
言漢唐失政皆分朋黨今日指前人為黨安知後人
不以今人為黨乎不若定為三等其事為上其事為
中其事為下而不斥其名氏京不樂又言戶部月賦
入不足償所出京益怒徙之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
州張商英入相召為吏部尚書擬已昏憒吏隸為姦
又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時商英去位侍

計字四百今五个

御史洪彥昇併劾之削職提舉鴻慶宮卒

錢適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以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通判越州至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乃以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

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臣盡欲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遠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在先朝則曰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况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迹神靈萌厭

數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亟正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誥一頒天下無間然者並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挺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旨后由是復廢適豫遂言元符

皇后名位未正乃用爲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
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其書以謂先帝既終則后無
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終始皇
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
感悟追正何有不可澥用是得名對除鴻臚主簿蔡
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爲多濫
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
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潁昌府言者疏其罪
黜爲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爲工
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

計字四百个

明典禮忠義凛凛搢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遁逃奔蘭溪爲賊所殺年七十二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爲監察御史與左膚鞠鄒浩獄文致重比又使廣東鍾正甫逮治浩欲致之死豫論邊事謂中國與四夷相交爲君臣相與爲賓客徽宗以其言無倫理且辱國出爲淮南轉運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遹造發元祐皇后議亟

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臣僚自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以下旣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鄧州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進戶部兼侍讀以調度不繼降秩一等徙刑部祖母死用嫡孫承重去官服未闋而卒膚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爲御史履歷大略與石豫同遷侍御史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永興軍卒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爲校書郎蔡京以州里之舊擢監察御史亟遷右正言起居郎倚爲腹

心敦仁凡所建請悉受京旨言元符之末姦臣用事
內外制詔類多誣實乞自今日以前委中書舍人或
著作局討論刪正起居郎舍人異時遇車駕行幸惟
當直者從敦仁始請悉扈蹕遷殿中監拜御史中丞
甫視事即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徽宗以其言失當尋
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他日爲朱
諤言且欲逐敦仁而京庇之甚力敦仁亦處之自如
後二年卒靖康中諫官呂好問論蔡京使敦仁請五
日一視朝欲顛竊國命蓋指此也

吳執中字子權建州松溪人登嘉祐進士第歷官州

縣同門壻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以取進凡三十餘
年始提舉河南常平連徙河東淮南江東轉運判官
提點廣東刑獄入爲庫部吏部右司郎中大觀初擢
兵部侍郎二年進御史中丞論開封府内侍省京畿
奏讞違法干請詔奬其得風憲體又言開封之治事
大理之決獄將作之營繕榷貨之入中皆職所當爲
乃妄以爲功一歲遷官至五六宜行抑損遂詔自今
但賜束帛鄭居中知樞密院執中言外戚不宜在政
地帝還其章而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初蔡京忌張康
國故引執中居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

子皆京客也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未幾徙越州石公弼以爲執中反覆得罪未宜縣大府改提舉洞霄宮以集賢殿脩撰知楊州加顯謨閣待制知河南府道過都復拜中丞帝以星變逐蔡京言者未已執中謂進退大臣當全體貌於是爲京下詔京得不重貶龐恭孫趙遹開梓夔諸夷州執中乞正其罪又言八行之舉所得皆鄉曲常人不足以爲士願下太學攷其道藝而進退之所論多施行遷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郭天信以進

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尋降待制又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中進士第歷青溪主簿咸平尉知江都縣入為太學博士以趙挺之薦權右正言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為朋附黨與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執政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張舜民當初政時猖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元符之末變神考之美政逐神考之人材者韓忠彥實為之首忠彥逐罷材鷙忍疾視善類所排逐最多進起居郎以憂去蔡京用為給事中

吏部侍郎陞見有所陳京不悅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挺之作相召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紹述說行權臣顓假以攻元祐正士網既盡矣復假以攻異己鷹犬外搏鬼蜮內狙宜小人得志而空朝廷也故劉拯撫實錄以肆詆譏適斥孟后以徧刺石豫指繪像以削諸賢吳材摘黨論以揃善類許敦仁五日一朝之請吳執中體貌大臣之言俱蔡京腹心計也讒說殄行虞帝攸聖似是而非孔聖惡佞有國家者可不監夫

劉昺字子蒙開封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

士甲科起家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昺大司樂付以樂正遂引蜀人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昺撰鼎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己意而昺爲緣飾語在樂志累遷給事中京置局議禮昺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陳州昺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事免官京再輔政召爲戶部尚書昺嘗爲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由廢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㮚發其姦利事京徙㮚他官徽宗所儲三代彝器

詔昺討定凡尊爵俎豆盤匜之屬悉改以從古而載所制器於祀儀令太學諸生習肄雅樂閱試日昺與大司成劉嗣明奏有鶴翔宮架之上冊為翰林學士東宮建為太子賓客又還戶部大理議戶絕法若祖有子未娶而亡不得養孫為嗣昺曰計一歲諸路戶絕不過得錢萬緡使歲失萬緡而天下無絕戶豈不可乎詔從其議加宣和殿學士知河南府積官金紫光祿大夫與王寀交通事敗開封尹盛章議以死刑部尚書范致虛為請乃長流瓊州死年五十七

宋喬年字仙民宰相庠之孫也父充國刻意問學以

鄉書試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罷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簽書河南判官判登聞鼓院知太常禮院英宗祔廟議者欲祧僖祖藏夾室充國請配感生帝爲宋始祖從之東西府建上三歲以戒大臣大臣不懌會廟饗宿齋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遂致仕充國性剛介孝於奉親平居得微物必先薦家廟乃敢嘗官至太中大夫卒喬年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倡女私及私役吏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崇寧中提舉開封縣鎮府界常平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賜進士第加

集賢殿脩撰京畿轉運副使進顯謨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改開封尹以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相諫議大夫毛注御史中丞吳執中交擊之貶保静軍節度副使蘄州安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七謚曰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崇寧初由譙縣尉爲敕令删定官數年至殿中少監時喬年尹京父子依憑蔡氏陵轢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厚使爲鷹犬以徽猷閣待制知陳州喬年貶昇亦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未幾知應天府喬年卒起復爲京西都轉運使涖葺西宮及修三山

新河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有司
預爲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百
四十間費不可勝會髹漆至灰人骨爲胎斤直錢數
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𨯳兆大抵遭暴
掘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又奉命補治三陵泄水
坑澗計役四百九十萬工未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延康殿學士謚曰恭敏
强淵明字隱季杭州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
終祠部郎中淵明進士第調海州司法參軍歷濟杭
二州教授知蔡州確山縣通判保定軍入爲太府丞

軍器少監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遂濟成黨禍淵明以故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大觀三年京罷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鄭越二州召爲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翰林廢直廬帝書摛文堂牓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脩國史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謚曰文憲浚明早死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

初拜右正言奏疏曰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絶儗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摇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頥如明詔敕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爲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河北河東羣盗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居厚言將帥之才不儲養於平時故緩急無所可用宜令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又言比來從事於朝者皆姑息苟吏吏彊官弱浸以成風蓋輦轂之下吏習狡獪故怯

懦者有所畏至用為耳目倚為鄉導假借色辭過為卑辱浸淫及於侍從令廟堂之上稍亦為之願重為之制改户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脩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為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户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劉嗣明開封祥符人入太學積以試藝名出諸生右崇寧中車駕幸學解褐補承事郎歷校書郎至給事

中張商英居相位惡其不附己時鄭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窺伺益固嗣明與之合計傾商英門下省吏張天忱貶秩嗣明駁弗下商英爭之詔御史臺蔽曲直商英以是罷嗣明遂論商英引李士觀尹天民入政典爲矯爲敕語共造姦謀三人俱坐責嗣明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明亦升班與學士等已而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爲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蔣靜字叔明常州宜興人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

疫癘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
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
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上言多詆元祐問事蔡京第
爲正等擢職方員外郎中書舍人吳伯舉封還之京
怒黜伯舉明年遷國子司業帝幸太學命講書無逸
篇賜服金紫進祭酒爲中書舍人以顯謨閣待制知
壽州徙江寧府茅山道士劉混康以技進賜號先生
其徒倚爲姦利奪民葦場彊市廬舍詞訟至府吏觀
望不敢治靜悉抵于法徙睦州移病提舉洞霄宮越
九年召爲大司成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年

七十一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兩浙轉運判官條上民間利病加直秘閣爲江淮發運副使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爲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逋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非供奉物而輙運載者請論以違制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而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侍郎改刑部歲餘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卒

論曰善乎歐陽脩之論朋黨也其言曰君子以同道爲眞朋小人以同利爲僞朋同道則同心相益而共

濟小人見利則爭先利盡則踈而相賊害矣蘇軾續脩說謂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不得志則僥倖復用唯怨之報此所以不勝也秦觀亦言君子小人不免有黨人主不辨邪正必至兩廢或言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害其說明甚徽宗弗之察也唯殺於紹述之說崇姦聚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蓋至是而三子之言效焉彼劉昺丙强淵明宋

喬年劉嗣明直斗筲耳亦使攘臂恣睢撼撞無忌小人之爲術斃矣嗚呼朋黨之說真能空人之國如此哉

崔鶠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爲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乗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爲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

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
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
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
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
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臣生於
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恠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
爲姦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
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
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
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

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

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

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内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鷗爲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

歸始居郟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

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

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恐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輙爲人取去篋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其遺文爲三十卷傳於世

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少入太學甫冠第進士調臨江司理參軍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貤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鄉人之賢者彭汝礪序其事自以爲不及屛處十年曾布曾肇鄒浩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是心耳一累於物則聰明智慮且耗賢不肖混淆綱紀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欲以窒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内侍走馬承受舉劾一路

李祐寫

以錢半給軍衣非是自轉運使郡守以下皆罷根言東南軍法與西北殊此事行之百五十年矣帥守監司分朝廷憂顧使有罪猶當審處豈宜以小奄尺紙空十郡吏哉詔皆令復還又言本道去歲糴租四十萬而戶部責償如初祖宗立發運上供額而給本錢數百萬緡使廣糴以待用比希恩者乃獻爲羨餘故歲計不足至爲無名之斂詔貸所糴租而以糴本錢還之六路洪州失官錫繫治兵吏千計根曰此有司失於幾察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責以不可得之物何以召和氣乃罷其獄大觀中入對言陛下幸滁

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勵敕之即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上書請常平止聽納息以塞兼并下戶均出役錢以絶姦僞市易惟取凈利以役商賈雖名若非正然與和買不讎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歛有間矣又請分舉官爲三科一縣令二學官三縣丞曹州郡亦分三等明言其人某材堪充某州某官某縣令吏部據以注擬則令選稍清視平配硬差遠

矣詔吏部戶部相度以聞根又以水災多乞蠲租賦散洛口來常平青苗米振貸流民詔褒諭之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州郡無兼月之儲太倉無終歲之積軍須匱乏邊備缺然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為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為今之計當節其大者而莫大於土木之功今群臣賜一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耳曾不足給一第之用以寵元勳盛德猶慮不稱況出於閭閻干澤者哉雖趙普韓琦佐命定策所未有願陛下靳之

其次如田園邸店雖不若賜第之多亦願日削而月損之如金帛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又其次如錫帶其直雖數百緡亦必歛於數百家而後足今乃下被僕隷使混淆公卿間賢不肖無辨如以其左右趨走不欲墨綬當別爲制度以示等威可也書奏權倖側目謀所以中傷之者言交上帝察根誠不之罪也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迺擿根所書奏牘注切草略爲傲慢不恭責監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之法以揺紹述之政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

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鷄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鷄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耀淄宿三州教授太學録升博士改禮部員外郎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又兼博士遷光祿太常少卿擢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言朋黨分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黄中貫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郎員冗濫至五十五人徽宗諭樸使論列乃摘

其庸繆者十六人疏斥諸外徐處仁議置裕民局以
京提舉京不樂樸言國家法令明具何嘗不裕民乎
今置局非是卒罷之起復修製大樂局管勾官田爲
大晟府典樂樸論爲貪濫不法物論弗齒且典樂在
太常少卿之上修製冗官不當超踰迺罷爲樂令未
幾復前命樸爭不已改秘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
討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舅欲奪母志
諒挽衣泣曰豈有爲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爲感
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

南戸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既見覺
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
事布始怒蔣之奇章築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持其
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
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
著河北根本籍凡戸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
出納奇羸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
爲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
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
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

盡力跡無所容加直秘閣徙陝西轉運副使降人李
訛哆知邊廪不繼陰闞地窖粟而叛遺西夏統軍書
稱定邊可唾手取諒諜知其謀亟輸粟定邊及諸城
堡且募人發所窖得數十萬石訛哆果入寇失藏粟
七日而退他日復圍觀化堡而邊儲已足訛哆遂解
去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
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没漫不
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
州城不没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
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畀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宗使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絶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

及帝不聽大臣以為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復起諒為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中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求教授楊州年未五十即致仕久之御史中丞黄履薦其恬退起為太常博士辭元符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佐郎疏言祖宗諸陵器物止用塗金服飾又無珠玉蓋務在質素昭示訓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寢宮乃施金珠願收貯景靈殿以遵遺

訓詔置道之奉宸庫擢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徽宗立召為國子祭酒起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時以天暑令記注官罷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為令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皇帝時修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暾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為定令則必記於日録傳之史筆使

後人觀之將以爲惓於聽納而忘先帝之美意矣事遂寢進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修撰卒年六十七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爲腴熟鷗根諒常氣節偘偘指切時獘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鷗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旣舉郭藥師巳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幾哉毋或乎狂諒之言也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宋史三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勣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武選登第爲河東從事經略使韓縝雖數試其材而常沮抑之不假借久乃語之曰君奇士也他日當據吾坐爲府州火山軍巡檢盜蘇延福狡悍爲二邊患灌親梟其首賈胡疃有泉遼人常越境而汲灌親申畫界堠遏其來忿而舉兵

犯我瀧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没鏃敵驚以
爲神逡巡斂去後三十年契丹蕭大師與瀧會道曩
事數何巡檢神射瀧曰即瀧是也蕭矍然起拜爲河
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瀧射皆徹甲至洞胷出背
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熈河都監
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對問西北
邊事以笏畫御榻指坐衣花紋爲形勢帝曰敵在吾
目中矣提點河東刑獄遷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知
滄州以　治城郭功轉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
並塞三州瀧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

方登麥顧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
之劾云板築未畢而冒賞奪所遷官仍再貶秩罷去
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閒田千頃湟人號廣利渠
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
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即其地也漢唐故渠尚
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
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
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童貫用兵西邊灌取古骨龍
馬進武軍加吉州防禦使改知蘭州又攻仁多泉城
砲傷足不顧卒拔城斬首五千級正拜廓州防禦使

宣和初劉法陷於敵震武危甚熙帥劉仲武使瀧往救瀧以衆寡不敵但張虛聲駭之夏人宵遁瀧恐覘其實遽反兵仲武猶奏其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臘獲賊帥呂師囊還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童貫北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還寧武軍承宣使燕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斡离不取景州圍薊州貫諉以兵事即復景城釋薊圍郭藥師統番漢兵瀧曰頃年折氏歸朝朝廷別置一司專部漢兵至于克行乃許同營今但宜令藥師主常勝軍而以漢兵委瀧輩貫不聽召還管幹步

軍司陪遼使射玉津園一發破的再發則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禮讓客耳整弓復中之觀者誦歎帝親賜酒勞之遷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瓘謂宰相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以北萬有一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瓘行辭以軍不堪戰彊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及行而帝內禪瓘領兵入衛鄆王楷至門欲入瓘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來導者懼而退瓘竟行援兵二萬不能足聽募民充數靖康元年正

月二日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黄河南岸無一人禦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没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彦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欽宗哀悼賜金帛命官護葬已而言者論其不守河津追削官秩長子蒯至閤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紹興四年中子薊以灌事泣訴于朝詔復履正大夫忠正軍承宣使

李熈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

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𢘿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録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丐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𢘿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爲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爲右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𢘿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尚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爲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

躐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倎請與其兩秩又將左轉爲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還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是也倎請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爲無疆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勣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嘗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

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吾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爲
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
不時受罰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
寛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啜泣索筆書唐
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
三與世勣同贈端明殿學士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父獻可仕至英州刺史知瀘州
黄庭堅謫於涪獻可遇之甚厚時人稱之雲舉進士
從使高麗撰雞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出知簡
州遷陝西轉運副使宣和中從童貫宣撫幕入爲兵

部員外郎起居中書舍人靖康元年以給事中使斡离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斡离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覩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召拜刑部尚書再出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澥奏言雲誕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百官議雲固

言康王舊與斡离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爲所留雲曰
和議既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
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爲之副須雲奉使過磁相勸兩
郡徹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
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
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
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
雲笥得烏絁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
民益信其爲姦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
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建

炎初贈觀文殿學士雲兄霽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黥隷海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勣字彥成潭州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翕附以取貴仕世勣獨坐直廬繙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爲隣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爲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己

罷提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侍臣安引恩澤任子持不與吏白有其例世勣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已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邴靖副執政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太母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臣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

宜感諫說進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唁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勳駁其不恭因言童貫輩初亦甚微小惡不懲將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何㮚建議分外郡爲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顓決世勳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尾大不掉之慮乎㮚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勳言守邊爲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即金人不敢逼孫傅深然之又格於㮚議再奄東駕

至金帥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利詞意忠
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邴靖同直學士院
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
贈端明殿學士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
以薦爲敕令刪定官武學博士大司成彊淵明賢其
人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
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
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句稽財貨文牘
山委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

以楊戩旨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故職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屋當贖不肯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後中都者萬數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揚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葺太廟僭求賞皆駮奏弗行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

又戒之以詩黼愧怨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
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脩撰時賦
鹽虧額滁亦若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
食鹽乃倍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
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
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
隸有司凡六宮廪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
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封識不用璽既悟其失復取之
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金人圍京都執
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

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孰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塞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户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比屋枵空亡以塞命耳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孰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酋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

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
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
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歎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
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
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一時名
輩多從之游徽宗幸學以諸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錄
升博士遷太常博士提舉京東西路學事請立廟于

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提舉京西常平入為膳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辟雍國子司業左司員外郎兼太子舍人始至即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旣禮經所載且元豐彛典具存昨天子展事明堂而殿下不預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宮僚初無及此者由是特加獎異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懌曰上且疑黼挾寇柰何振知黼忌其言趨而出然太子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為中書舍人侍郎馮熈

載出知亳州黼怨懟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肯黼使
言者劾爲黨罷提舉冲佑觀居三年復還故官靖康
元年進吏部侍郎爲欽宗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
令輕改失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
和戰之說未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
之間三變其議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今日一
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
聖斷隃度而不暇疇咨或大臣偏見而遂形播告所
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輙爲之反汗其勢不得不
尒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道兵犄角擊之曰彼

猖獗如此陛下尚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懲艾乎上嗟味其言而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故時大辟有情可矜多奏取原貸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率便文殺之振請復舊制詔捕亡命卒得數千人振請以隸步軍而除其罪步軍司欲論如法振曰方多事之際而一日殺數千人必大駭觀聽乃盡釋之改刑部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㮚言宜思所以折之之策㮚不從未幾及於難年五十七金人去從子庭訪得其首歸葬之初王黼使其客沈積中圖燕振戒以後禍積中懼而言不可既而振乃

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宫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為知道其詞不過曰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戸而已老子亦云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令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為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徤美疏左右近習而宦寺楊戩輩方大興宫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為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執馮誅之而太子之言亦廢振尹京時兩宫方困於甚閒振極意彌縫治龍徳梁忻獄寛其罪不使有纎介可指髙宗即位進秩七等仍官其子及親屬三

人又贈端明殿學士端平初曾孫東請謚賜謚剛愍
同時死者禮部侍郎陳知質失其傳給事中安扶附
見父安燾傳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雄豪有勇數從西伐立
戰功積官至相州觀察使龍神衛都指揮使鄜延路
總管遷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改承宣使破夏人成
德軍擒其酋賞屈降王子益麻党征拜保信軍節度
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節度河陽三城
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延慶行
軍無紀律郭藥師扣馬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

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之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饟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殲之

無遺隂逸其一人歸報明旦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熈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賦及歌誚之朝議延慶喪師不可不行法坐貶率府率安置筠州契丹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自有傳

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彊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熈靖世勳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食以終濩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

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
未欲絶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列傳卷第一百十六

宋史三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

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

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
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
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
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
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
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
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李
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
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
綱爲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

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禄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

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毁于
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
兵不日雲集陛下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
悟會内侍奏中宫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
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
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
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
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
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

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内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梲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梲受事目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

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

旦之力若扼河津絶饟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
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
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
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
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离不及取康
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
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
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
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
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

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内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楙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還諸將已追及金

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遣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劒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

至其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絶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

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毋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

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

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為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為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

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没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

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荅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䟽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廵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

不容於朝使旣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潸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彊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

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
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
令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
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
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
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
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
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
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
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

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按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

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内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如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

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

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令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

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

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恕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

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怒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寮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召黄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吕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

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幵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内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

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彊敵内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寛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二十餘郡皆爲朝

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

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
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
七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
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
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
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皇
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
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觖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
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
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

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遁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沿途刼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眞健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爲

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

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雱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刼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

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關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

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況甞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而黄潛善汪伯彦實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黄潛善除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候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

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幵莫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又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

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
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冉工其鄉人嗛齊愈者竊其
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
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
踰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
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
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
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
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

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列傳卷第一百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荊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群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荊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

而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宫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頴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絶其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乗閒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僞齊導之而來勢

不徒還必誅剗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昔苻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俊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

振而殭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

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

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彊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

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鑾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宫闕立官府刱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廵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甞一日忘宋特制於彊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内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悦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覩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

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關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

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
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
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
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
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然敵兵雖退未大
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
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
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
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
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惟揚平澤潞下河

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惟揚則關陜河北河東失矣自惟揚退而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

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偽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秖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

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

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
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
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
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
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
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
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
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
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
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

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黷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聦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

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潝訿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

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

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

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藴亦思慮之極也惟
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
六年綱至引對内殿朝廷方鋭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
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
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
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掎角
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
破僞齊兵於淮淝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
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

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
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
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
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
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
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
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
張浚罷相言者引武帝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
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
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

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

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宫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

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因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

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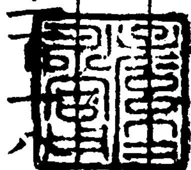
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疎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湔祓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

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為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凛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録奉迎録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荊廣記制置江右録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

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黄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噭噭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列傳卷第一百十九　宋史三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宗澤　趙鼎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

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
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
聞從之惠鄉辟為屬辟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
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
相繼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書聞不盡如
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
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
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
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通判登州境內官
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

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

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

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賫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答澤以孤軍進

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衞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

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

大王在齊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
昌僞赦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
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
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
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
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
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
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
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
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

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
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
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
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
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
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
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
冐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
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綬復
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

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荊襄

江淮發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

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不修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

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為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刼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

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

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逵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

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狥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

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

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

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
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頴詣行闕上䟽曰天下之事
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
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
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
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
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
習水戰是規規為偏覇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
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
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

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

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涙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

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賛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群盗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頴為判官充反澤所為頗失人心頴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群聚城下者復去為盗而中原不守矣頴官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為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

甬詔求闕政鼎言自熈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
法而民始病假闗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
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
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
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劉光
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
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
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
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
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

君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
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
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
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瓆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
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
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
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
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
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
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

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順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順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順浩詔鼎復為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為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為

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卿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
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
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
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
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
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
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
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為然飛出師竟
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
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偽齊宿遷令來歸俯欲斬

送劉豫鼎復爭之㑹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陜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陜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

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

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為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

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
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
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
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
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
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
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
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
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
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

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為翊善朱震為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勝非為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録哲

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修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浚欲令俊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

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

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
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
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罷劉光世以王德為
都統制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
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
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
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為動鼎曰
今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甚

諫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稙自足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嘗乞降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

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
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
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
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
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
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
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
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
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
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

言群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諲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常同為之辨欲并逐同鼎奏子諲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諲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

所云鼎嘗關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
拂上意檜乗間擠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
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
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
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
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
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
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
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
政往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

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戸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其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

也鼎奏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踈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丏祠檜惡

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

廣西帥張宗元時領醪米檜知之今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為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黄潛善汪伯彦嫉能而甚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

之辱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簀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千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為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字一百六十七个

列傳卷第一百十九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１０２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８８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５７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